

人生的奇妙之处,在于一直在改变。一路走来,人的境遇和时代风景,朋友圈都在变,回想往昔,有恍如隔世的漂洋感。

当年的朋友圈,友情维系,增进,除了彼此见面接触,电话联系,还有写信。朋友圈的人数并不庞大,不像如今的上百,数千的。是真朋友,但联络不便捷,变迁也太大,常有人转学走了,搬迁了,下乡务农去了。有朋友换了联络地址,而圈里彼此却不知动态。有的朋友就此从朋友圈分化出去。几十年来,只十多个铁杆朋友,留在朋友圈里。

我年少时迷恋写信,属于朋友圈内的写信高手。选择写信,除了擅长写写弄弄,字也算端庄,还另有原因,我受不了当年的电话,太折腾人了。当时电信不发达,在

自家安装电话的,须得有很高的级别,朋友圈里的同学少年,互相留电话,绝大多数是公用电话的号码。

电话打过去,接不通是常态,即使接通了,不意味着舒心,还有复杂的中间环节,以及漫长的煎熬在等着你。

公用电话一般安置在烟纸店,居委会这些人群密集处。

我们弄堂口的烟纸店负责传呼的阿姨,接通电话,会像派出所户籍警一样,问明你是何人,打算找何人,找的人住在何小区,何门牌号,放下电话听筒后,她颠颠地跑到对方的楼下,大声疾呼,高高的分贝,搅得四邻皆不安。

态度最忠诚,心情最急切,我受不了当年的电话,太折腾人了。当时电信不发达,在

把电话抓在手里了,嘴里

最近,居住在海内外的原复旦大学村庄子弟聚首复旦园内的旦苑餐厅,进行了一次“复旦子弟大团圆”活动,当日有450多名来自海内外的村民参加,规模空前。该项活动于2017年2月开始酝酿,初衷是请当年居住在复旦周边“四村四庄”的村民聚会一次,重温幼时结下的深情厚谊,同时回首复旦文化,感恩复旦文化。

几代村民曾生活在除了大家熟知的以数字为序号的“第一宿舍”、“第二宿舍”、“第三宿舍”等以外,有的建前曾在冠以庐山村、徐汇村、德庄、嘉陵村、筑庄、

复旦子弟大团圆

李北宏

这些村庄基本上围绕在国权路、政肃路周边,它们的老名称颇有来历,见证了复旦大学发展的各个时期,对应着学校筚路蓝缕的历史足迹。不管称它们是村庄,还是宿舍,其功能都是复旦大学家属生活、聚居的地方。参加这次盛会的人,深深感受到了复旦发小的发自肺腑的浓浓情谊。

这些发小感情基础深厚,自托儿所开始,大家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以后进入腾飞小学(国权路小学)或复旦小学就读。复旦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子弟间的情谊难以忘怀。子弟在村庄里直接受到复旦文化的熏陶,既品尝到父辈的甜酸苦辣,也耳闻目睹各个历史阶段的变迁。复旦发小的特点是:友谊从长辈开始,它千丝万缕,它历经风雨,它绵延不断,它传承数代。村庄的生活“岁月”留下子弟成长的轨迹,村庄的文化“光影”让子弟受益无穷。这就是复旦的村庄文化,也是开展大团圆活动的基础。

岁月如梭,星移斗转,几十年过去了,一些发小已经到了50、60、70甚至80岁以上的年纪,他们当然不会忘记村庄的旧土——这块曾经滋养他们的地方,曾经成梦的地方。正是有以上这样的基础,加上一些热心的复旦子弟恰如其分地站出来筹办了这次“2018复旦子弟大团圆”,于是,复旦子弟一呼百应,来自境内外的子弟纷纷报名参加。和聚会同时运行的还有一本《岁月光影里的复旦村庄》在聚会日发布,文章全部来自复旦村民。

村民在聚会期间回顾长辈们曾颠沛流离的历史,感慨万千。当年复旦从黄浦江畔到抗战胜利江边,复旦家属聚居在北碚的“复旦新村”;抗战胜利复员回到上海,曾属又居住在江湾地区复旦的各个村庄里,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这种友情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

曾在四川北碚复旦大学度过童年时代的科技界人士李南田认为:出席活动本身就是对复旦故园的感恩和反哺,也能在聚会中回首复旦文化,感恩复旦文化,光大复旦文化,让这种文化基因世代流传。这也是这次活动的意义所在。

严捷在聚会中发表感慨,他以为陶冶复旦子弟成长的村庄文化,是一种很特别的次文化生态,产生的原因诸多,但不可或缺的是它离不开特别的文化环境,居住特点,是它办学的源流、流离播迁的历史和与外界社会相对隔离的村庄环境所造成。现在仍值得广大子弟怀念的,就是这种次文化生态环境下孕育出的纯真、友爱和归属感。

复旦子弟当天在复旦校园内的旦苑餐厅聚首一堂,抚今追昔。许多人见到了失联的村友,许多人久别重逢,也有村友通过聚会使亲戚、朋友忘记以往的嫌隙,重归于好。村友们谈往事,谈经历,畅倾别悵,递增了友情,延续和传播了复旦文化。



在急喘,过一阵才能慢慢同你搭讪。

就算电话接通,一切圆满,但双方照样不能好说话。打电话的那边接电话的,境遇差不多,不会自在,因为有的人在后面候着呢,用殷切的眼神盼你长话短说,算是修养好的,有的人不耐烦,你说话,他在一旁插话。

烟纸店,居委会里人多眼杂,也有好事之人,喜欢竖起耳朵听小姑娘打电话。

我和闺蜜有心灵默契,涉及一些私密话题,一概用暗语,和地下党一样。有时暗语讲得过于隐秘,听电话的脑子不够用了,猜来猜去的,正话反听了。

写信不一样,想到什么,尽情写去,如此潇洒。信不超重的话,贴四分钱的邮票就寄到了。当年约中学朋友圈一起去老大昌吃意大利冰糕,约小学朋友圈借了凤凰自行车和海鸥照相机去黄浦公园拍照,都是由我写一封封信邀约来的。

17周岁,我第一次出远门,去黑龙江当知青,绿皮老火车开了四天三夜,下火车时,脚面肿得像馒头,走路要和同伴相互搀扶。初到的时候,40多个女生挤在一座大帐篷里,四面透风,到了最冷的阴历年,大家轮流看守铁皮炉子,不使它熄灭,那好像生命之火,不然,帐篷里的温度是零下40度。

火光中的冥想,阅读,还有写信,是那段因顿生活中,给我的最大安慰。从遥远的北疆寄往上海的信要8分邮资,我买了几大版邮票才安心。信能超越重叠的山峦,春季泥泞的雪路,和我的朋友圈,和我所向往的外面的世界在一起。

我用一种原浆土纸,皱皱的,毛毛的,散发着树木的芬芳。那种纸仿佛附着树魂,吸纳天地之气,写信的时候,笔尖在土纸上行走,带来妙不可言的感觉。

阅读能让人拥有超越泥泞的现实的能量,但是我带去的那几本书很快被翻烂了。亲友们从四面八方把自己的藏书寄给我。

长白山写意(两首) 明德

满庭芳·西坡登顶观天池
百莽迢迢,蟠曲而上,直达云底厥停。回眸万岭,遐眺迢迢青。游侣于斯跟蹒,苔原地,衮衮山英。清溪唱,时晴时雨,鸢冽裹衣行。

千壑属下踈,学鹰涉顶,欣忭难平。褐峰下,天池森森盈盈。亘古崇山环峙,云偎水,款款柔情。玄蝶舞,魅人湖韵,直教笑声萦。

七律·长白瀑布谣
一从排闥委天池,纵跃云崖吼若虬。曾遇天龙无畏惹,屢遭霹雳不羁縻。廿寻银练珠光聚,二道白河瀑影奇。望水掬岩烟霏漾,山隈林樾浸迷离。

注:长白山天池被16座山峰环绕,天龙系其中天豁峰与龙门峰之合称,长白瀑布从两峰之间飞泻而下,形成二道白河,而此河即为松花江之源。

照中国的习惯算法,我已经八十岁了。岁月流逝,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但有不少人和事总是挥之不去,时时浮现在眼前。我不如把这些一直活在我心中的故事写下来,留作永恒的纪念。这样,就有了编在这本集子中的这些忆人怀旧之作。

按内容来说,大致是这样三类。一类是对一些领导同志的回忆。我认识和了解他们都是因为工作关系。我同他们有近距离的接触,聆听他们谈过往的历史,人物的活动,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触摸他们的思想感情,受到教育和感染,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记下他们活在我心中

我读后,寄还书的时候,会回赠一封信。信写得格外长,既写读书的感观,也记叙亲历的生活。写当地风情,写在物资紧缺的时代,年轻人如何寻找浪漫。写帐篷里开“地下音乐会”。写边远山林和都市文明的不同,也写我看到的和以往学生生活所不同的广阔社会面,写人的奇妙和复杂。

寒冬过去,我意外地发现,地域遥远的北疆,大自然构成了一个沉静的世界,当地的森林,原住民,风,野果子,动物,鸟类,山涧的纯水呈现迷人的风情,我把这些也写在信中。

亲友们称赞我的信,说明是苦寒之地,在我的笔下的生活引人入胜,读起来仿佛是小说。有的朋友还说读信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比云还轻。整整8年,我给朋友圈的人写了很多信,也收到了他们很多的回信。

2017年的年末,我大面积地整理书房,理出很多信。有的朋友的信珍藏了40多年,记载着时代和生活的深刻痕迹。那些信被安顿在不同的抽屉里,每次拉开抽屉,我能感受到特殊的含义,看到一段段微妙的人生历练。

现在写信较少,了,动手写微信了,寥寥数语,或发几个表情,表示人心大快。写信的感觉和激

情被这样的便捷消磨掉许多。过去写信是如此郑重,虽不必事先沐浴,更衣,但这是一种仪式:写着对方的名字,一字一句,悄然生根。写信寄托了情感之后,还要跑到邮局寄发,经过一只一只的手,把信送到想念的人手中。

落笔的痕迹里有生命的郑重,顽强又闪光,让我们没有匆忙地度过青春。

1978年的春天,上海美术界有两件事是留得住记忆的,一件是上海美术家协会(当时称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恢复活动;另一件事是“十九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到上海展出。十年动荡,在艺术上基本隔断了与国外的交流,因而一个高水准的经典绘画展——“十九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来上海展出,犹如春雨沁入久旱的土地。4月25日,88幅来自法国48家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风景油画在上海展览中心亮相,法国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画家都有佳作露面,这对于从未有机会看到法国经典绘画原作的上海观众来说,不只是画家,不只是从事各种艺术行当的人,就连普通的市民都能够一睹这个画展为快事,展览馆外每天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上海美术界已经闻到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气息。

展览的承办方上海市文化局与刚刚恢复的上海美术家协会正在共同谋划一件大事,即组织上海画家把这个展览的经典作品临摹保留下来。我受命负责具体安排和管理临摹事宜。当时上海周边省市的美术家和美术爱好者都专程赶到上海来参观这个画展,当他们获悉上海将临摹法国油画原作时,纷纷提出也要派人员来临摹。后经研究,同意浙江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少数院校派人来临摹。我根据临摹人员上报的临摹意向作品进行协商和调整,每件作品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或两组人员临摹,临摹作品的尺寸必须与原作不同,画架必须与原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在原作前面设置护栏绳,若需要观察原作的细部,必须放下画笔后才能走到原作的前面。临摹的时间安排在每天晚上进行。一场迄今规模最大的外国油画原作临摹活动就此开始。

上海画家对这次临摹活动尤为重

记录历史和认识历史

程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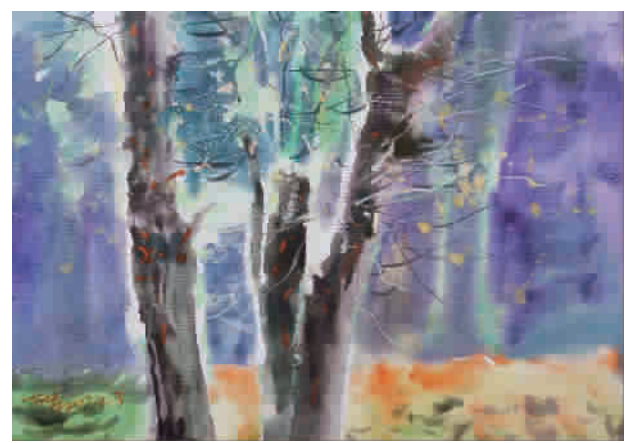
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记录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意义。一类是对我的师友的回忆。他们对我的关爱以至教育培养,对我的成长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我的上代人和同代人的精神风貌、思想品格。还有一类是个人经历中活在心中的要人大事,通过我走过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成长的历程。

我是从事国史党史研究工作的。也许是受职业习惯的影响吧,我



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总希望通过我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与时代的面貌。我出生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初,经历了从沦陷到胜利的历史巨变,亲身感受了解放前后的对比,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特别是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和磨难,感受到了第二次解放的恩惠和舒畅。时代风云和个人经历自然会在我的这些回忆中得到反映。如果读者从我的这些回忆文字中能够约略看到中国这八十年历史的某些场景,增加对历史的了解和认识,我就心满意足了。书中不足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活在心中的故事》后记



树影 (水彩画)

胡军

题兰宜人

1765年农历三月八日,天下着雨,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在船上兴致勃勃,画了一丛兰草,正开着四朵花,并行书题写道:“春风不教吹凡卉,先放西天称意花。花之僧罗聘写于塔湾舟次,乙酉三月八日雨中。”在罗聘看来,花卉有凡与不凡,称意与不称意,兰花自然不是凡花,而是称意花。罗聘还曾这样题写兰花:“非素心,即赤心;为名士,为忠臣。香风拂拂,千古为春。”



1978年的春天,上海美术界有两件事是留得住记忆的,一件是上海美术家协会(当时称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恢复活动;另一件事是“十九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到上海展出。十年动荡,在艺术上基本隔断了与国外的交流,因而一个高水准的经典绘画展——“十九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来上海展出,犹如春雨沁入久旱的土地。4月25日,88幅来自法国48家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风景油画在上海展览中心亮相,法国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画家都有佳作露面,这对于从未有机会看到法国经典绘画原作的上海观众来说,不只是画家,不只是从事各种艺术行当的人,就连普通的市民都能够一睹这个画展为快事,展览馆外每天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上海美术界已经闻到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气息。

展览的承办方上海市文化局与刚刚恢复的上海美术家协会正在共同谋划一件大事,即组织上海画家把这个展览的经典作品临摹保留下来。我受命负责具体安排和管理临摹事宜。当时上海周边省市的美术家和美术爱好者都专程赶到上海来参观这个画展,当他们获悉上海将临摹法国油画原作时,纷纷提出也要派人员来临摹。后经研究,同意浙江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少数院校派人来临摹。我根据临摹人员上报的临摹意向作品进行协商和调整,每件作品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或两组人员临摹,临摹作品的尺寸必须与原作不同,画架必须与原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在原作前面设置护栏绳,若需要观察原作的细部,必须放下画笔后才能走到原作的前面。临摹的时间安排在每天晚上进行。一场迄今规模最大的外国油画原作临摹活动就此开始。

上海画家对这次临摹活动尤为重

视,都尽力争取能够获得临摹的名额,最后有张定钊、方世聪、陈逸飞、魏景山、夏葆元、吴健、蒋昌一等二十余人领到了临摹证。我记得几张画,如《收割的报酬》《垛草》《朝拜贝诺德的圣母像》《尼维尔内的田间劳动》等都安排了高手来临摹的。我记不得是谁临摹了柯罗

的《春天树下的小道》这幅小画,但是画中弥漫的春天气息是无法从印象中忘却的:参天大树几乎遮蔽了天空,不同的树种把各不相同的色彩抖搂出来,从淡黄的、杏黄的,到嫩绿的、草绿的、翠绿的、褐绿的、深绿的,有条不紊地铺满了画面,连得被割成星星点点的天空也失去了它原来的颜色。两个农妇向小道前方缓缓走去,生动的背影为这森林般的野

景增添了些许农家的情趣。这是画家柯罗笔下的春天,充满了抒情的诗意,亦是画家对大自然的“回忆”与“幻想”。我利用空余时间也挑了一幅小画——卢梭的《水滩》临摹起来。卢梭也是一位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他喜爱描绘

视野开阔的平原风景。画中的背景是一片开阔的农田,作为中景的一排橡树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一个穿红裙,披白头巾的农村姑娘坐在水滩边显得特别醒目。卢梭在创作上反对虚构,强调忠实表现大自然的景色,具有现实主义

的倾向,我临摹此画原本是想带回家里留个纪念的,结果所有的临摹作品都属于单位,于是我临摹的这幅《水滩》与二十多幅临摹作品一起成为上海美协的藏品。1994年,上海美术家协会在美术家画廊举办“欧洲油画藏品展”,展出的30件作品中绝大部分就是这次“十九

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的临摹作品。

喜欢《庐山恋》的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理由……明请看本栏。

春之声系列之一 读春记

读春记